

如何以“我暗恋的男生是个病娇”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我暗恋的男生是个病娇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男人的裸体。

男人顶着一团湿漉漉的黑发，五官干净又精致，锁骨明显，视线下移是线条流畅优美的腹肌.....

我僵硬的转过脖子，男人的声音传来，有些清冷：「看够了吗小姐？觉得如何？」

下意识的就要回答，那个大字在嘴边又被我最后的理智拉了回来，差点咬掉了我自己的舌头。

「抱歉，先生，但是您走错了浴室。」

男人低笑一声：「不要脸的我见的多了，像你这么不要脸的我真是第一次见。」

???

门口又走进来三个人，2个腰间围了浴巾，1个身上披了浴巾，但是毫无意外，他们都是裸男。

趁他们还在发愣间，我夺门而出。

我，林好，今天跟我的小姐妹来泡温泉。

结果走错了浴室，还撞见了一个男人的裸体。

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男人，是我们新来的教授。

「林好，新教授的课你去不去啊？」

「不去。」我蒙住头，躲在被窝里刷着微博。

「听说这教授巨帅！以前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呢，算起来还是我们师哥！」

「没兴趣。」

「好像还挺严厉，差一节课就别指望学分了。」

我麻溜的掀开被子，从床上跳下：「上课上课，墨迹啥，等会迟到了。」

学分？学分现在就是我的命。

再挂一门我就真不用毕业了！

到教室的时候，我差点怀疑我来错了地方，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争先恐后得往教室里挤。

「同学，你们都是我们班的？」我拉住旁边一女生的手，问道。

女生眨了眨都快戳上眉毛的假睫毛：「什么你们班的呀，我们都是来看季教授的！」

她话音刚落，前面传来一阵惊呼，随后开始有女生尖叫着喊季教授，季学长，季师哥的。

我皱眉，一个教授而已，有必要吗？整得跟某某某来慰问似的。

一个男声不冷不淡从人群中响起，声音低沉有力：「不是本班的学生请自觉离开。」

这声音，怎么有点耳熟？

室友拽着我的胳膊卖力地往教室里面挤，等终于挤进去，人群已经疏散得差不多了，但依旧有一堆人围在前后门。

我低头找着座位，匆忙中抬头看了一眼讲台，这一眼真是要了我的狗命。

这特么不是那个裸体男吗？？

虽然他今天戴了一副眼镜添了一丝端庄，还穿了一套裁剪得体的西服，但是这脸，我怎么会忘？

我下意识用书挡住脸抬腿就想跑，室友抢先一步把我按在座位上。

「第一堂课你就想跑？你是真的想挂科啊？」

我正想说话，讲台那人淡淡说了一句：「关门。」

前后门都被关上了，我认命地低下头。

「我姓季，叫季辰。」在他说完这句话后，教室彻底安静下来。

所有人都在猜测他接下来要说些什么客套话，但没想到我们这位教授不走寻常路，他直接拿出花名册开始点名。

「我的课，不允许缺席，所以每一堂课都会点名。」

他翻开花名册：「念到名字的人站起来，我记一下。」

我默默祈祷着我的名字排在最后。

「林好。」

他嘴里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头皮一紧。

WTF？不是最后就算了，你好歹给我弄个中间点的位置也行啊，好死不死，第一个？

我站起身，勾起唇角绽放出一个自认为最甜的微笑：「到。」

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并未做过多的停留便叫了下一个名字：「徐心。」

我心下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厮没认出我。

一整节课上得完全云里雾里，直到下课，季辰收拾好书走下讲台，我才整个人完全松懈下来。

几秒后，那个清冷的声音在前门响起：「林好，你来一下办公室。」

我抬头，他正看着我，镜片下的眸子闪着光，有些意味不明。

季辰的办公室是单独的，进了门以后，我老实地站在门边。

他扯了扯领带，坐下来慢条斯理地泡了一杯茶，还示意我也喝。

我狗腿地笑了笑：「嘿嘿，教授，第一次见面请多关照。」

我这话说的够明白清楚了吧！我那天什么都没看见，看见了我也不会说的！

季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，抿了一口茶：「我不想在学校听到关于我的任何流言，你应该懂我意思？」

「懂得懂得。」我使劲点着头，如果身后有尾巴，我肯定摇得可欢了。

回到寝室，我整个人瘫在床上，室友围过来叽叽喳喳地问了我一堆问题。

「林子，教授找你干啥啊？」

封我的口。

「你们不会是熟人吧？」

也不算很熟，只是看了裸体而已。

「听说这教授巨高冷的啊，而且不近女色！」

高不高冷不知道，但是真的不好惹。

「林子你说话啊，急死我了。」

我扯过被子蒙住头：「哦没事，让我做他课代表来着。」

「多大点事。」

学校果然传出了流言，是关于季辰的，但没想到女主角居然是我。

「听说了吗？新来的那个教授，据说以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主，不过你猜怎么着？他这次回来居然掉入凡尘了！」

「我听说他还在下课后把那女生叫去办公室，啧啧啧，孤男寡女啊！」

.....

要不是我室友使命扒拉着我，我非得冲上去撕烂那人的嘴，让你瞎 bb。

「算了林子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放松的吗，别跟这种人较劲。」

想想也是，别影响自己心情。

一行人浩浩荡荡冲进酒吧，我在坐到吧台那一刻傻眼。

酒吧角落里，我看见了季辰，他歪着头在笑，左边搂了一个风情万种的长发美女，右边挨着一个英姿飒爽的短发酷妹。

我低下头小声道：「我们走吧要不然。」

她们不约而同的点头。

我拎起包转身想走，突然被一瓶酒泼了我一脸。

「臭不要脸的，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？」伴随着一声尖细的女人声音。

室友们都抽了一口冷气，我淡定地扯过纸擦了擦脸。

我都不用看就知道面前这女人是谁。

她是我前男友的现女友，莫婷。

除了她，也没几个人声音这么又尖又难听了。

「你几个意思？」我挑眉。

「哼，你还要不要点脸啊？阿远早就不要你了，你怎么还跟着他啊？」

「说清楚点，谁跟着他了？」

她翻了个白眼：「我们昨天刚找到这家新酒吧，你今天就来了，你安的什么心？」

我嗤笑一声，狠狠一巴掌甩到她脸上。

这一巴掌打得我手都麻了，莫婷退后两步才站稳，她一脸错愕地看着我。

「徐远那种垃圾，也就你当个宝贝，真是给我恶心坏了。你哪只狗眼看见老子跟着他来的？」

在酒吧发生这么一件大事，看热闹的人都围过来了一堆，我惦记着千万别被季辰发现，拉着室友就想走。

身前突然走过来一个人，闻着味儿我都知道这厮是谁。

徐远勾唇笑了笑：「几个月没见而已，林好你越来越彪悍了。」

「滚开。」我有些不耐烦。

「你打了一巴掌就想走？」

「怎么，你也想受一巴掌？」我昂首挺胸地抬起头。

这么多人，我还怕他动我不成？

徐远摸了摸鼻子：「你跪着给莫婷道歉，今天这事就完了，不然.....」

我敲碎了桌上的酒瓶，指着他：「你他妈试试？」

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，我绷紧了后背跟他对峙着，一点也不敢放松。

「林好？」熟悉清冷的嗓音在我背后响起，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

真行啊，事都凑一堆了。

我转身立马绽放出我的标准笑容：「呀~教授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！」

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徐远，挑起好看的眉。

「互相道个歉就算了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」季辰站在中间，做着一副老好人的样子。

莫婷气势汹汹：「你他妈谁啊？」

周围突然涌过来一堆穿着西装的打手，个个长得凶神恶煞，他们一字排开拱卫在季辰身边。

季辰找了个沙发坐下，双手交叠在脑后，有些慵懒：「季辰。」

我不知道季辰到底是啥人物，倒是徐远一听立即脸色大变，讪笑着当和事佬：「原来是辰哥，没多大点事。」

他瞪了莫婷一眼：「还不道歉？」

莫婷撅着嘴，哼哼唧唧地说了声「对不起」。

我很是得意得抬了抬眉，瞥到季辰扫过来的眼神，我露出牙：「我也有不好的地方，不打不相识哈。」

季辰站起身，声音不大不小：「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」

「现在就走，马上就走！」

「好，我叫人送你们。」

「不用了教授，太麻烦了，我们自己坐车回去就可以了。」我赶紧摆手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，带着十足的威胁。

「教授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车在哪儿？我们这就过去。」我马上改口，点头哈腰。

季辰扯了嘴角，微微一笑：「在门口，还有……」

「教授，今天酒喝得有点多了，估计明天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哎！」

我懂的我懂的，要立人设嘛！

我肯定不会说漏嘴，让他人设崩塌的。

我拽住室友的手，马不停蹄地从酒吧滚了出来。

「林好.....我们这教授到底什么来路？」

「管他什么来路，这不是我们能招惹的，我们今天什么也没看见，懂了吗？不然.....」

我恶狠狠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，她们被唬的一愣一愣的。

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春梦。

脑海里画面中的女人瑟缩在地上的角落里，男人一件一件剥落着身上的衣服，白皙的肩，精瘦的腰身，以及修长的双腿。

女人捂住自己的眼睛，下一秒下巴就被强硬地抬起，迎接男人密密麻麻的吻。

「睁眼。」男人的声音低沉性感。

女人轻颤着睁开双眼，引入眼帘是熟悉又精致的五官，以及男人狭长的眉眼。

「林好。」他极尽慵懒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。

我抖了下身子，猛然睁开眼睛，一口气差点提不上来噎屁。

我他妈做了个春梦？

主角是我和季辰？？？

我默默地从床上爬起来。

「林子今天起这么早呀。」室友问道。

我有气无力的「嗯」了一声，从柜子里拿出干净的内衣裤跑到厕所冲了个澡。

你给我出息一点林好！

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狠狠甩了甩头，裸体而已，P站看的还少吗？

那不都长得一样吗？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！

脑子里立马跳出一个小人反驳：不，季教授的更好！

.....

季辰一个星期只上3节课，大多数时候是看不见他的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还有一点小开心。

那厮气场太强大，跟他呆在一个空间里我都觉得窒息。

但是其他人可不这么认为，她们哭天喊地，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季辰的神颜。

我不屑地撇嘴：「也没那么神好吧，都被你们吹成什么样了，也就比普通人好看那么一点点吧，哪能比得上我家龙龙？」

她们突然都默契地低下头，或者拿出手机打电话。

几个意思呀？看不起我龙哥？

那我可得跟她们好好说道说道。

「看来我的课代表很闲啊。」男人冷淡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我真的不知道季辰什么时候出现在楼梯口的，不然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说这个话。

他今天没有穿西服，显得没有那么正统，灰色长衫配上黑色长裤干净得像个少年，手上摊了一本书，正看着我凉凉地笑。

我转身就想跑。

季辰「啪」地一声合上书，语气平静：「过来。」

跟着他一路走到办公室，他转身锁上门。

我大惊失色地捂住胸口，这厮终于要露出他的真面目了？

季辰挑眉看了一眼我，嗤笑一声：「你有什么可捂的？」

？ ？ ？

「一马平川。」

.....

思索两秒，我抬起头，还顺便挤了挤沟：「教授，你又没看过，你凭什么侮辱我！」

他迈开长腿，走到沙发边坐下：「说的也是.....」

顿了顿，他取下眼镜，懒懒地靠上身后的沙发：「那你脱了我看看？」

脑子当机两秒，我从牙齿中挤出两个字：「禽兽.....」

妈的。

季辰勾起唇：「这两个字不应该我对你说吗？」

我转了转眼珠子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：「教授，我自认为没有得罪你。」

季辰动了动身子，选了一个更舒适的姿势：「你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你不应该看到的東西，为什么这么巧？」

所以？ 他以为我在监视他？

我站得端端正正，老老实实在地给他鞠躬，

「第一次的事.....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就饶了我吧。至于酒吧，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我确实是跟着我前男友去的。」

说是自己去的，还没这个理由来的真呢，这厮疑心太重，我可不想一直被他盯着。

季辰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静了一会儿，他说道：「早知道就不救你了。」

「你去吧。」他终于发话。

我掩盖住内心的欣喜：「好的教授，那我回去了。」

「所以你家龙龙，是谁？」

季辰微微歪着头，一脸疑惑。

我强忍笑意，尽量平静地开口：「哦，是一个我喜欢的明星。」

他了然，点了点头，伸手去够案桌上的课本，手指白皙修长，骨节分明。

这一幕倒是有点养眼，还.....

有些可爱。

从那以后我和季辰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个季度，冬天来了。

安城很少下雪的，今年也一样。

我撑着下巴哀叹：「唉，年年无雪年年盼。」

「听说了吗？季教授昨天进医院了。」

「好像是见义勇为，为了救一个小女孩。」

「听说他一个人打一群呢，好帅啊！」

「好后悔，为什么昨天我不在那里，为什么被救的那个人不是我！」

我兴奋地摩拳擦掌：「季辰住院了？真的假的？」

或许是我脸上的笑容太过灿烂，她们别过头恨恨地看着我，我马上改口，假装惋惜道：「唉，这也太惨了，教授真是好人！当代雷锋啊！」

手机铃声欢快的响起，陌生号码？一般情况这种电话我就挂了，但是现在心情格外的好，我美滋滋的按了接听。

「喂？你好！」

低沉熟悉的嗓音透过手机传来，我一瞬间想把手机飞出去。

「林好，友好医院 6 楼 5 床，过来。」

「教授.....我快要上课了。」

「是吗？」那人笑了：「半个小时后见不到人，这学期的学分.....林好，我很难做啊。」

「教授你等好嘞，我这就来，再给您带一些吃的？」

「带钱。」

挂断电话，我认命地叹了一口气，提上包包直奔医院。

10 分钟后，我火速抵达医院。

季辰吊着打了石膏的腿，笑咪咪的：「来了呀，先去把费缴了。」

「.....」

所以这就是他喊我来的理由？当冤大头？

缴费，拍片，取片，等终于把医院的事忙完，我累得筋疲力尽。

季辰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滑着手机。

「教授，您的钱呢？」

「卡冻结了，身上没现金。」

他答得理所当然，我气得头皮发麻。

这是理由吗？这明明就是使唤我的借口！

「所以.....您见义勇为是为了什么？」

我发誓，他如果敢说是为了爱和正义，我马上冲过去封住他的嘴。

季辰滑着屏幕的手一顿，狭长的凤眼微眯：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希望会有路人来救你吗？」

废话，当然希望啊。

他自顾自嗯了一声：「所以你看，我不是成了你的英雄。」

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跟我有毛关系。

「教授，我觉得.....」

「过来。」他朝我招了招手。

我虽然疑惑，却依旧听话的靠过去他身边。

季辰坐直了身子，看了我半晌，突然伸手，我下意识的偏头躲开，他稳稳的从我头发上摘下了纸张的碎屑。

「啧，林好，下次来见我之前能不能先洗个头？」

「.....」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但凡换个人，我就得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

「我饿了，想吃水饺。」说完，季辰舒舒服服地躺下身子，缩进了被窝。

买完水饺回来，他已经睡着了。

我当场就想把那一碗滚烫的水饺泼他脸上！

啧，不过还别说，这样的季辰，一副毫无防备的样子还真是让人手痒。

恶向胆边生，也不知道脑子抽了还是怎样，我蹲下身子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脸，季辰瞬间睁开了眼睛，带着寒意，锐利又冰冷。

好家伙，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只是一瞬，看清了是我之后，他懒懒地挑起了眉：「林好，你翅膀硬了？吃我的豆腐？」

「我.....我说我没想吃，您信吗.....」

季辰双手环胸，明显的不信。

思考了一番想着该怎么解释，视线瞥到一旁的水饺，我讨好地笑着站起身：「我是怕水饺冷了不好吃，想喊您吃来着。」

季辰似笑非笑：「行，这次饶了你。要是还有下次.....」

他危险地眯起了眸子，我老实地点头哈腰：「教授请放心，不可能有下次！」

他这才收起视线放过我，我赶紧把水饺送到这位老佛爷手上，他吃了一口，有些满足地眯了眯眼。

啧，真难伺候，我在心里嘀咕。

吃完水饺，已经到晚上上了。

我趴在窗户边，看着外面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街道，哭着想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照顾这位教授。

「要下雪了。」身后的人没头没脑说了这么一句。

我翻了个白眼：「教授，您可能不知道，安城已经十几年没下过雪了。」

这个是真的，好像上一次下雪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。

上着上着晚自习，外面就纷纷扬扬下起了雪，安城真的很少下雪，这下自习也没心思了，班主任索性放了我们出去玩。

记忆太远，都变得有些模糊。

「是吗？」男人尾音微挑，有些性感。

我刚想回答真的，窗户外面落起了漫天大雪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从漆黑的天空中飘落下来，像无数的精灵。

我猛的站起身，站的有些急了，大脑充血，有短暂的空白，几秒后才恢复，我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：「真.....真的下雪了教授！」

我想打开窗户，又想起病房里还有一位病人，马上缩回了开窗户的手，转头去看季辰，他嘴角含着笑，在我转头的一瞬间消

失的无影无踪。

「嗯，开吧。」语气有些生硬。

我咧嘴打开了窗户，用手去接那些飘落的雪花。

街上的行人都不约而同停下了脚步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，有人闭着眼睛许愿，我觉得有些好笑，雪也能许愿？

不过听说，下初雪的时候跟喜欢的人告白，会被神明听见？

我双手合十：神啊，如果您听见了我的话，麻烦告诉我我的真命天子在哪里吧！

正当我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的幻想中的时候，身后那人不适宜地打断了我。

「林好，过来，我想上厕所。」

.....

你他妈上厕所叫我干啥？让我帮你上？

我转头，季辰已经把脚从石膏里抽了出来，此刻正坐在床边，等着我过去服侍他。

？ ？ ？

「您脚不是摔断了吗？」

「你听谁说的？」

「石膏？」

「啊，那是模型，我吊着舒服一点。」季辰笑了笑。

.....敢情把我当猴耍呢！

我当场撂挑子就要走人。

季辰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：「学分。」

我回去扶住他的手：「教授，您看您，上厕所这种小事还亲力亲为.....」

季辰倚在我身上，勾着嘴角似笑非笑。

第二天我是被季辰拍醒的，他的手冰凉，触及到我脸上皮肤的时候，我一个激灵就弹了起来。

昨天伺候完这尊老佛爷休息后，已经凌晨一点了，寝室早关门了，我就在沙发上勉强休息一下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我倒头就睡。

季辰已经穿戴完毕，整个人神清气爽的，又戴着那副金丝框眼镜，一副温润优雅的模样。

当然，这是在他不说话的前提下。

「你比猪还能睡。」他起身拉开房门：「还不走？沙发睡上瘾了？」

我拍了拍发懵的脑袋，叠好身上的毛毯放在一边。

我昨天盖毯子了吗？我啥时候盖的？难不成晚上梦游了？

病房开了空调，走出医院，才发现有多冷。

隆冬的早晨，地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，四周一股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，我咬着牙打了个冷颤。

一场大雪，让安城真正有了冬天的感觉。

季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思考两秒问出了一句废话：「你很冷吗？」

我连白眼都懒得翻，皮笑肉不笑的回答：「教授，您看我像很热的样子吗？」

他顿了顿，好像被噎住了。

这可真是难得一见，能言善辩的季教授，居然吃瘪了？

随后一件带着体温的黑色大衣披在我身上，他用手拢了拢衣领：「别感动，算医药费。」

我赶紧扒拉他的手：「不不不，教授我不冷，真的。」

他抬眼，挑眉：「学分。」

.....等老子毕业了一定要曝光他的恶行！

他打了个电话，两分钟后一辆路虎呼啸着停在身前，季辰上车以后看了看我：「要我请你上来？」

刚到学校，季辰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围住，不过没有人敢太靠近他身边，都保持着安全的距离，因为听说，这位教授不太喜欢别人靠近。

如果她们知道，我昨晚捏了他的脸，今早上还得他赏赐的一件大衣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分尸。

我偷偷摸摸地从旁边打算混进寝室，季辰眼尖地叫住我：「林好。」

我头皮一紧：「到。」

「衣服洗干净了退我，限定的。」

周围的目光全部投向我，带着嫉妒，愤恨以及怨毒。

这厮绝对是故意的！

回到寝室我整个人呈大字瘫在床上，室友围过来叽叽喳喳。

「林子，夜不归宿，早上还跟季教授一起回来的，说，你们昨晚干什么去了！」

「回来的时候还披着某人的大衣？」

「听说还是一辆车上下来的！」

「林子，别装死！」

我翻了个身，留给她们一个背影：「我太累了，让我睡会。」

「季教授这么猛？一晚上？？」

「几次啊林子，都累成这样了。」

「林子你这个禽兽！！你居然把罪恶的手伸向了我们的季教授！」

我都懒得搭理她们，他才是禽兽好吗！

一觉睡到下午五点，起来的时候脑袋晕乎乎的，我走到厕所洗了个冷水脸，使劲拍了拍，神识稍微清醒了一点。

镜子里的女生脸红得有些不正常，眼神也有些涣散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我低眉扫了一眼，啧，徐远？

「有屁就放！」

「林好，你什么时候可以温柔一点？」

「你管我呢？没屁放就挂了。」

「我在你学校门口，你出来，我有个东西给你。」

挂断电话后，我甩了甩头，披上一件大棉袄就出了寝室。

徐远站在校门口，身边围了一小群女生，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，逗得女生娇笑连连。

想到当初我也被他那张嘴骗得云里雾里的，我又想抽他了。

看到我，他招手：「林子。」

我皱眉：「什么东西？」

周围的女生一哄而散，只留下我跟徐远两个人。

徐远吊儿郎当地伸手勾住我的脖子：「别呀林子，叙个旧嘛～」

我冷冷地打掉他的手：「别整的我们很熟似的。」

「啧，这么不近人情，当初真应该听光头的给你下药，也好让你在哥哥胯下承个欢。」

胃里一阵犯恶心，我闭上眼，头又晕乎乎的转了起来：「徐远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你最好说事。」

「也没什么，就是上次酒吧那事，我女朋友直到现在都不开心来着，唉，身为一个好男友，我自然得让她开心开心。」

？ ？ ？

从小练跆拳道我，敏锐地觉得身后有危险，但是脑袋实在是晕，大脑虽然反应了过来，手脚却没跟上。

后脑勺狠狠挨了一下，我晕了过去。

狗日的！

我是被周围一阵鬼哭狼嚎吵醒的，头疼得快要炸开，我动了动身体，发现手脚都被绳子绑着动弹不得。

冷眼扫视了一圈，是在一个 ktv 的包厢里。

徐远玩来玩去就那么一个地方，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是哪儿。

「哟，醒了？」

徐远欠揍的声音在身边响起，我转头就看见了他，还有他身后打扮得花枝招展几乎衣不蔽体的莫婷。

「啧，你们倒真是应了那句话。」顿了顿，我勾起唇：「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」

脸上狠狠挨了一巴掌，打得我偏了偏头。

真他么操蛋，我在心里骂道。

莫婷趾高气昂地站在我面前，她吹了吹手，扑到徐远身上，胸前两团使劲往男人身上挤：「呀老公，人家手都被打痛了。」

徐远笑了笑，狠狠揉捏了两把，引得莫婷一阵娇喘。

要不是手脚都被绑着，我他妈非得让他们脸上开花！

唇角好像有淡淡的腥味，我伸出舌头舔了舔。

徐远盯着我，伸手扒开了身上的莫婷，蹲下身捏住我的下巴上抬，眼底跳跃着情欲：「林子，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居然都没有尝过你的味。」

头皮一紧，我冷冷掀了掀眼皮：「你敢？」

他哈哈一笑：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」

「畜生！」我咬牙骂道。

「我就喜欢你这幅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林子，今晚让我开个荤？」

说完，他开始解衣服扣子。

我甩了甩头，想着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脱身，可是今天脑子里一片混沌，疼得要命。

徐远的外套已经脱了下来，准备解裤腰带了，我冷声发问：「你打算在这里？在你兄弟面前？在你现任女朋友面前？」

他歪头：「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是更好玩吗？」

我冷冷一笑：「让他们看场现场直播？」

徐远无所谓地摆手：「我不在乎。」

.....我他妈真是。

「我要上厕所。」我僵着身子。

「林子，你当我傻啊？我把你放开你还不得打这一群人？」

眉头狠狠跳了跳，我想骂娘。

难道老子今天就栽这人渣手上了？

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我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，是教授。

心里感恩戴德，这简直就是我的救命符！

徐远啧了一声，刚想挂掉，我立马开口：「这是季辰的电话，肯定是找我有事的！」

他顿了一会儿，示意周围停下，随后按下了接听键。

「你在哪儿？」电话接通，对面响起了季辰略带沙哑的嗓音，周围环境好像还有点吵，听起来有些不真实。

徐远警告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用自己最大的嗓门：「教授救我！我乐动 ktv.....」徐远猛地挂断了电话。

他恶狠狠抬起我的下巴，似乎有些恼怒。

我勾起唇笑：「怎么了徐远？怕了？季辰是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，你敢动我吗？」

没想到他却冷笑一声，手脚麻利地开始解我的外套。

我第一次慌了神，狠狠用头撞上他的下巴，他吃痛叫了一声，随后我的左脸挨了更重的一巴掌。

这一巴掌直接打得我耳鸣，怔了半天才回过神。

一阵寒意袭来，身上被剥落得只剩下一件衬衫，身体止不住地开始发抖。

徐远邪气地勾起唇笑了：「林好，你也会害怕？别急，在你教授来之前，我会让我的兄弟们好好疼你的。」

他开始伸手解我的衬衫扣子，我张嘴狠狠咬在他的手上，死死咬着，直到口腔中传来血腥味也没松口。

徐远扯住我的头发往后拖，直到撞上墙壁，一阵重击，脑袋终于受不住了，开始天旋地转。

唯一剩下的意识祈祷着季辰能来救我。

意识开始涣散，好像包厢的门被人重重踹开，周糟一片混乱，在一众尖叫声里，我落入了一个陌生又温暖的怀抱，带着那人独有的味道。

「林好。」耳畔响起熟悉又清冷的嗓音。

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，偏头缩进那人的怀抱，无意识的低喃：「教授.....」

我好像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。

梦里徐远变成了一个怪物张牙舞爪地跟在我身后追，我跑了好久，体力终于支撑不住倒地，就在它扑过来的一瞬间，一个男人出现了，他打跑了许远，并且抱起了我。

这些我都能理解，但是这个人为什么是季辰？

而且为什么他还没穿衣服？？

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天花板，刺鼻的消毒水味告诉我这是医院，我微微转了转头。

季辰歪着头靠在沙发上，几缕碎发懒懒的搭在额前，睫毛卷翘而浓密，在眼睑处投下一片阴影，那双笔直又修长的双腿，随意交叠着。

我咽了咽口水，脑子终于正常转了起来。

想到昨晚所受的屈辱，我暗自咬牙，徐远那厮，我迟早要废了他！

是季辰救的我吗？

距离他给我打电话前后左右不过几分钟，他是怎么赶到的？

「醒了？」清冷慵懒的嗓音响起，吓的我一个激灵。

季辰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，此刻正扬着眉看我，我尴尬的笑了笑：「嗯.....。」

一出声，才发现嗓子嘶哑得不像话。

季辰起身倒了一杯水给我，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，叫兽转人设了？？？

喝完水后，我感觉嗓子好了很多，看了一眼正在低头滑手机的某人，还是没忍住：「教授，昨晚是您救的我吗？」

季辰头也没抬，懒懒的「嗯」了一声。

「谢谢.....我」我想了想：「我会还你的。」

季辰闻言抬起头挑了挑眉，眼里带着玩味：「用什么还？身体吗？」

想了想，我还是忍住了想脱口而出的「禽兽」二字。

「你为什么会被绑？」

「他偷袭。」我愤愤不平道。

「.....所以你为什么会跟那种人见面？」

「额.....因为他骗我说有东西给我，我以为真有什么东西。」

「你发烧了你知道吗？」他语气很不友好。

「.....不知道。」

我说我怎么头晕乎乎的，原来是发烧了，要是没发烧，我一定打得他们满地找牙！

气氛陷入了沉默，最后被一通电话打断。

季辰接了电话后，面色逐渐不悦，挂断电话他单手拎起了外套，走到门口又回头叮嘱我：「打完点滴后马上回学校，我有事先走了。」

我连忙点头，季辰这才放心地走了。

养了几天，身体差不多恢复了，我冲去找徐远，准备废了这个畜生。

找到他家却听说他已经搬走了。

难道是怕我报复，直接搬走了？

「唉，也不知道他得罪了谁，那双手都被砍了哟。」

「啧啧，还不止呢，听说连那个都被割了！」

「作孽，真是作孽啊。」

站在桥上吹了半天冷风，我才回过神，不会是季辰吧？

但是为什么？难不成徐远还惹了他？

不应该啊，徐远那种欺软怕硬的货色，敢直接跟季辰杠？

虽然不知道季辰除了教授还有啥来头，但是长着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，徐远应该不敢轻易惹他，那是为了什么呢？

不会是因为我吧？这个念头一出，我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
林好，你特么正常点！

思虑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去问清楚这件事。

第一次打季辰的电话，说不紧张是假的，手心都出了汗，电话响了良久都没接。

正当我准备挂断电话的前一秒，电话接通了。

「季教授……」我刚开口喊了他的名字，他就打断了我说话。

「盘山公路…过来……」只说了一句，电话就被挂断。

我握着手机有些不知所措，回过神后人已经冲到路上拦了一辆车。

「师傅，盘山公路，麻烦您快点。」

季辰的声音听起来……不怎么好。

公路是单行道，季辰也没有说清楚具体位置，我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看，眼睛都看酸了也没有看到他的人或者车。

前面路段有一截栏杆被撞歪的迹象，中间还断裂开了，我压下内心的慌乱，叫停了车。

刚下车司机一溜烟地就开走了，这路段频发车祸，也难怪他不想惹事上身，我跑向栏杆往下一看，果然看到了季辰的路虎。

车头部分撞上了一棵树，前面的玻璃估计全碎了，双闪警示灯一亮一亮的，在近黄昏的路上显得格外惨人。

那下面离路段大概有 2 米左右，我索性跳了下去。

季辰卡在了驾驶位上，弹出的气囊护住了他的头，即使这样，他的额角依然流了血。

「教授？季教授？」我拍了拍车窗玻璃，季辰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眸子沉如水。

我在地上找了一块尖锐的石头砸开玻璃，又用小刀割断了系在季辰身上的安全带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他从车里弄出来。

「教授.....您.....您还能走吗？要不然我先叫救护车来？」我转头，气喘吁吁地询问身旁闭着眼的季辰。

他微微皱了皱眉，良久后才低声道：「别报警，我手机里的通讯录，打给第二个人。」

我点头。

电话响了一秒就被接起，我大概描述了一下现在的情况，对方沉默了一下，挂断了电话。

我把手机放回季辰的衣服口袋里，他突然笑了笑：「我以为，今天会死在这里。」

「别那么想教授，您福大命大，哪那么容易死。」

手腕突然被拽住，我僵住了身子，随之季辰整个人的重量都靠在我身上，我坐得端正笔直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他好像极倦，说话的声音都小了许多却意外的温柔：「林好，你陪着我，知道吗？」

想到上次发烧，他也是在医院陪了我一宿，我叹了口气低声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季辰的人来得很快，看打扮应该是保镖，他没把季辰送去医院，而是接去了一栋别墅。

我本来没想跟着去的，但是我们季教授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，好像陷入了梦魇，眉头始终紧紧锁着。

别墅位于二环一处安静的庄园里，我们前脚刚到，后脚就一拥而上好几个医生。

那群医生忙得满头是汗，我只听到一些什么脊椎骨裂，腿骨骨折什么的。

你说是季辰自己开车出了车祸，打死我都是不信的，不会是徐远报复的吧？

看着里面忙碌的医生，端出一盆又一盆换洗的血水，我的胸口居然闷的慌。

一直到后半夜，医生终于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我本想和医生们一起离开，谁知那个保镖把我拦了下来，他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一个躬：「林小姐，在老板醒来之前，麻烦您在这里照顾他，学校那边我会帮您解决好的。」

没等我说话，他就退了出去，关上了门。

.....得，我又得忙前忙后照顾这尊老佛爷了。

在床边守了良久，季辰始终昏迷着，没有醒的迹象，即使在睡梦中眉头也紧紧锁着。

也不知道谁下的手，真真是他的命呀，上下眼皮开始打架，我终于扛不住，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我是被太阳晒醒的，房间里有一块巨大的落地窗，太阳直射，刺的我睁不开眼。

「水.....」身后的人发出低喃，我赶紧跑到楼下倒了一杯温水。

「教授，教授？」喊了他两声，没反应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脸，男人缓缓睁开眼睛。

我双手奉上：「教授，水。」

他似乎被噎了一下，良久才从齿缝中挤出几个字：「我这幅样子，能自己喝？」

我麻溜地从厨房找了个勺，一口一口地喂他。

喝完水以后，他脸色缓和了许多。

「林好。」他叫我的名字。

「在的教授。」

「如果有人想要杀你？」他没了下文，用眼神示意我回答。

我思索了半天，斟酌了一番：「报警吧？至少不会死那么快，说不定还能活下来。」

季辰挑了挑眉：「看不出来，还挺守法的，那如果那天晚上我没赶到，你也报警，让警察为你做主吗？」

警察？我皱眉，如果徐远那天晚上真的动了我，我一定废了他。

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

他扫了我一眼，淡笑：「杀人太容易，对付那些恶人，你得比他更恶。」

他的嘴角扬着笑，眸子迸发出的却是露骨的杀意。

「教.....教授.....我能问个问题吗？」

「问。」

「徐远.....是您找人.....」

「是啊，我不仅砍了他的双手，还让他失去了做男人的机会。」季辰又恢复了他以往慵懒的姿态，他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好像在说今天天气怎么样。

我干笑一声：「他.....惹到您了？」

「没有啊。」

「那您.....」

季辰突然转头看着我，轻声道：「他动了你，他不该死吗？」

我怔住。

毫无理由的偏执和护短让我一瞬间不知所措。

「教.....教授.....您，什么意思？」我问的结结巴巴，磕磕绊绊的。

「过来。」他示意。

我机械地靠了过去。

「凑近点。」

我又机械地靠近了一些。

他似乎还是不满意，皱着眉想要伸手，我生怕他扯到伤口连忙又靠近了一些。然后我才意识到不妥。

姿势，距离都太过暧昧了。

「林好。」季辰轻喊了一声，我下意识的抬头，撞上了他的唇。

冰凉。

只是一瞬，反应迅速如我，立马拉开距离站起身，冲进了厕所。

这他妈都是什么事？我他妈把季辰强吻了？

这算吧？？这算吗？？

镜子里的女人红着脸，双目含春.....带着羞怯.....

.....林好，你他妈害羞个屁啊！又不是初吻！

脑子里的小人又跳了出来：不！那不一样！那是教授！

我去你妈的教授！一巴掌拍飞那个小人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出厕所。

「咳.....我看教授您也差不多快好了，那我就先回学校了。」

季辰幽幽的看了我一眼：「我这样，你确定好了？」

基本全瘫，无法自理。

我硬着头皮道：「我.....我再不回去跟不上课程了！」

「我给你补。」

「您不是教经济学的吗？」

「喔。」男人笑得如沐春风：「我全能。」

于是乎，我跟这位老佛爷开始了几天几夜的同居生活。

老佛爷的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强，脊椎骨裂呀！一般人至少得一个月左右才能恢复，这厮倒好，第五天直接坐起来了？

「教授，您腰真的没事吗？」我看了看手里的白粥，又看了看他。

季辰选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着，暧昧道：「我腰好不好，你要试试吗？」

我站在原地有些无语，我怀疑他在开车，并且我有证据。

思虑再三，我没有把手里的粥扣在他口上。

一，我不敢，二，我的学分还拽在他手里。

「既然您都能自己坐起来了，想必也能自己喝粥了。」我笑吟吟的把手中的粥递给他，谁知道这厮耍无奈，死活不肯把手伸出来。

「教授.....」

「我是病人，林好，你不会让一个骨折的病人自己吃东西吧！」

我他妈，我忍！

一碗粥见了底，老佛爷心满意足做出了点评。

「嗯.....有点淡了。」

我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：「我看您吃的时候挺满意的，怎么吃完了开始嫌淡了？好像刚才那个吃得挺欢的人不是你似的。」

「啧，小林子，你好像对我有一丝不满意？」

我掩嘴笑笑：「教授，您真是高看自己了，那可不止一丝啊。」

或许是相处了几天，我居然敢呛他了？

林好，好样的！

我打算脚底抹油就跑，谁知道那厮更快，他扯住我衣服下摆狠狠一拉，我一屁股跌坐在床上。

耳边传来某人的一声闷哼，我猜，我坐到他伤口了。

本来应该马上就起的，可是这几天做牛做马真的让我受够了，我不仅没有起身，还狠狠地压了压。

「林好，看不出来你这么记仇。」他任我压着，言语间带着隐隐的笑意。

哼，我压死你！我在心里暗骂。

「林好。」季辰的嗓音有点暗哑。

我转头：「干嘛？」

他的眸子越来越沉，狭长的双眼微眯：「你现在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」

我危险？

我微微一笑：「教授，您认为现在半身不遂的您还能打赢我吗？」

他懒懒地挑起了眉，扶在我腰间的手用力把我按向他，垂下眸子：「你是不是觉得我治不了你了？嗯？」尾音微挑，甚是性感。

季辰的睫毛很长，我觉得都要扇到我脸上来了，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耳边，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独有的味道，心脏突然不受控制的跳动起来，

我僵硬着想起身，季辰暗暗加重了力道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人敲了敲，一个平静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「老板，夫人来了。」

季辰眼中瞬间一片寒意，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往日的慵懒。

他退开身子，往后靠了靠：「让她进来。」

「我.....出去站着？」我指了指自己。

「不用，你就站这。」

虽然不懂季辰为什么让我站这，但是他说的话我敢违抗吗？

我不敢，我老实地站好。

进来的是一个妇人，保养得极好。

脸上看不见一点皱纹，皮肤白皙光滑，涂着与她这个年纪不符的大红色口红，有些张扬却又叫人移不开眼。

裁剪得体的旗袍更衬的她身材凹凸有致，外面披了一件貂皮大衣，看起来雍容华贵。

我皱了皱眉。

她一进来，屋内充斥着浓浓的香水味，过于刺鼻。

她担忧地看着季辰：「唉，辰儿啊，你就不能让我少操点心吗？你看你最近，又是住院又是车祸的，你可真是让我担心死了，到时候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让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！」说完，还掩面哭了起来。

季辰笑了笑：「让顾姨担心了，不过没事，车祸的事我已经在查了。」

妇人抹眼泪的手一顿：「查？」

季辰环起手臂，皮笑肉不笑：「是啊，您知道的，我的车都定期保养的，怎么会刹车失灵呢，显然是人为的。」

顿了顿，季辰弯着眼睛笑得更温柔了：「做了几个月教授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能，好像忘记我以前是做什么的了，顾姨你说，这人要是抓到了，我该怎么折磨她呢？直接杀了？」

妇人脸上的笑也有些绷不住了：「看来辰儿已经有头绪了，我突然想起来宅子里还有些事没处理完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养伤.....」

妇人走到门口，季辰突然扬起了眉：「月底音音是不是该过生日了？」

妇人点了点头笑着：「是啊，打算给他办一个小型聚会，辰儿有空要来。」

季辰翘起唇角：「一定。」

在妇人踏出房门的后一秒，季辰收起笑冷了脸，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。

「我累了，想睡会，你先出去吧。」他语气生硬。

如临大赦，我赶紧跑向楼下。

我不是怕季辰，我也没觉得他恐怖，我真的是太饿了。

两碗粥下肚，肚子才终于填满了一点。

想到刚才下楼，季辰一个人坐在床上孤独寂寥的身影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我绝对是上辈子欠他的。

刚打开门，床上那人正在假寐，我小心的走了过去，蹲下身子，脑袋撑在床沿边：「教授，我刚才是太饿了，没其他的意思。」

季辰轻颤了一下睫毛，缓缓的睁开了眼。

四目相对，我又听见了心跳如雷的声音。

季辰看了我一会儿，伸手捏住了我的脸。

「……？」

他突然就笑了，嗓音喑哑低迷带着蛊惑：「小林子，你想听我的故事吗？」

季辰给我讲了他的故事，我才知道，冷漠面具下的他原来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。

季辰很小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那时候虽然没钱，但是父母都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，每个晚上，一家三口都挤在一张不足 1 米 5 的床上，母亲哼着歌哄他们睡觉，父亲每天给他讲述外太空的世界。

季辰说，那是他这一辈子想起来都会笑的一段日子，但也就那一段而已。

后来父亲被曝是安城最大富商季家的私生子，季老爷子膝下原本三个儿子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儿子死于车祸，二儿子死于暗杀，三儿子患上了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。也就两三年，季老爷子像老了好几十岁，而这时，被爆出来他其实还有一个私生子，在南大教书。

季老爷子把父亲接回了宅子，季辰就成了季家的孙子。

从那以后，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专车接送，每天都有新衣服穿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口袋里永远是满满当当的钱。

而父亲常年在公司加班，他刚坐上总经理位置，要学习太多太多的东西，母亲在家虽然陪着他，可是发呆的日子却越来越多。

季辰很想念父亲，可是父亲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他的应酬越来越多，开始整日整日的夜不归宿。

然后季老爷子死了，整个公司全压在父亲身上，他更忙了。

母亲遣散了所有的佣人，诺大的宅子里，只剩下季辰和母亲两个人。

某一天，父亲带回了一个女人。

那个女人花枝招展的，保养得过于精致。

而母亲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脸上还留着做饭粘上的黑点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晚上，季辰在门外听见了父亲跟母亲说话，什么联姻，公司危机什么的。

那个女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，而母亲患上了抑郁症，精神也变得失常。

某日晚自习后，季辰心血来潮回了一趟家，在那个女人门前听到了露骨的呻吟。

季辰好奇地拉开一条门缝，瞥了一眼，床上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父亲。

他捂住嘴巴，跑去母亲的房间，因为太急忘了把门关上。母亲搂住他的身子，堵住他的嘴巴示意他不要话多，季辰听话地点头，在母亲怀里睡得安稳，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学校。

两天后，母亲死了。

父亲告知他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季辰如遭雷劈。

母亲死后，季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他不想走他父亲给他铺好的路，他开始频繁出入酒吧，跟那些坏学生混在一起，打架抽烟，性子变得喜怒无常，他甚至因为打架太猛，当上了混混头子。

老师管不住他，父亲也不管他，每次回家总是免不了一顿毒打，一开始还会怕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

季辰很聪明，很多东西一教就会，所以他最后不仅混上了黑道，自己也做起了生意，黑白通吃，他终于在安城也可以一手遮天了。

「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因为我撞破了那个女人的奸情，我母亲才会死的。」季辰垂下眸子，似乎不想再去回忆这些。

我下意识的伸出手按住他的头：「我不听了教授，别再想了。」

「所以小林子，你说我怎么能不恨呢？我恨不得她被千刀万剐，死无葬身之地！」冰冷的声音里透着刺骨的寒意及狠戾，季辰的身体甚至在发抖。

心脏瑟缩着疼了一下，原本堵住他耳朵的手变成了拥住他的脖颈。

「都会过去的。」我一下一下拍着他的后背，轻声安抚着。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，我只是觉得季辰好像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和无所不能，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个很脆弱的小男生。

忽然一阵天旋地转，身体陷进了柔软的被褥里，季辰双手按住我的手撑在头顶，我被这一下翻身翻得不知所措，突然想到他的伤还没好：「教授，您的腰.....」

剩下的话，被他堵在唇齿间。

冰凉的唇带着侵略性，我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，忘记了换气，直到季辰稍微退开一些，我才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猛吸了一口。

「不会换气？」他懒懒地挑起眉，然后又低低笑了：「真蠢。」

我他妈.....

我沉下眉刚想说话，季辰没有给我这个机会，他轻轻捏住我的下巴微抬，凤眼微眯，甚是勾引人。

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这妖孽。

躲不过去了，索性就享受吧，反正这张脸.....我又不亏。

做完了心里暗示，我主动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，季辰的身子瞬间绷得笔直，随后铺天盖地属于他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我的意识瞬间被粉碎，我勾住他的腰，娇软地低喃一声：「教授.....」

季辰努力压制，最后无奈地叹息一声，捏了捏小女人的脸：

「小林子，现在不行，我腰还没好。」

.....

我足足看了他三秒，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。

「那你勾引我做什么？」下意识地问出声，语气也很冲。

季辰眯起眼睛，笑得像只狐狸：「我可以理解为，你现在的行为是没有得到满足而气急败坏？」

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我伸手推开他的胸膛：「起来，压着我了。」

他抿起唇笑，亲了亲我的眼睛哄道：「乖，等我腰好。」

耳根子又红了个透，我假装若无其事道：「你腰好没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」

当天晚上，我趁夜摸黑跑出了别墅，这厮太妖孽了，我的理智告诉我得离他远点。

季辰是两个星期后回来的，我觉得这人就是一个奇迹，别人一个月才能修养好的病，这厮花了半个月就活蹦乱跳了。

他回来上课的那天，走廊又挤得人山人海，我叹了一口气，这厮果然在哪儿都是妖孽。

脑子里的小人又蹦了出来：尤其在床上的时候！

我默默地在心里念着罪过，罪过。

托季辰的福，我的功课一点没落，甚至还比别人多懂了那么一点点，他讲课从来不讲废话，捡重点抓，听不明白的还给我单独拎出来讲解。

原本应该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沐浴在爱和阳光下，但是.....

想到那晚说起他母亲死的时候那冰冷刺骨的眼神，还有骨子里透出的那丝绝望和寂寥，我只觉得心脏一点点拧着疼。

为什么呢林好？

难道，我喜欢上季辰了？

跟徐远在一起的时候，更多的是被他那张嘴哄的天花乱坠，他换了几十种花样追我，最后我终于受不了他的死缠烂打，答应了他。

在一起也没多大的变化，认识了他的朋友，去他经常去的酒吧，更多的是帮他出头，并不知道被保护，被疼惜，甚至喜欢是什么滋味。

喜欢过徐远吗？应该喜欢过吧。

不是没有亲过，在一起快3个月的时候，有一次徐远心血来潮，办了一个小型趴，办得还挺热闹。晚上大家都回去了，我喝了些酒，有些微晕，徐远抱起我，然后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唇，我几乎是一瞬间睁开了眼睛，下意识一拳扬了过去，拳头在看到是徐远那张脸的时候险险停下。

我默了良久，最后有些厌恶的别开脸：「.....我不太喜欢别人的触碰。」

从那以后徐远就不敢再碰我。

第一次谈恋爱，没什么概念，后来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，本来在他生日那天，做出了重要的决定，一定得前进一步，哪怕是接个吻也行。

谁知道他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。

逃了最后一节课偷偷溜去他家，男女的喘息声拼了命地往我的耳朵里钻，我面无表情地推开房门，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床上。

徐远的表情从红到白又到绿，我冷冷勾起唇，甩上门。

我单方面宣布了分手，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。

难过吗？更多的是愤怒和生气，甚至松了一口气。

谈恋爱什么的，果然还是不太适合我。

讲台上某人清润低沉的嗓音又灌进了耳朵里，我微微望着，失了神。

季辰给我的感觉可跟徐远太不一样了。

被徐远抓到的时候，我满脑子都是季辰，一边害怕他不会来，一边又害怕他来了如果打不过怎么办，身体接触到他怀抱的那一刻，心底是从未有过的安稳。

看到他的车整个撞废在路边的时候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慌乱，直到听到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了，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下去。

甚至在碰到他嘴唇的那一刻，我丝毫没有想扬拳头的念头，身体下意识的反应是勾住他的脖子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

那些心跳如雷的悸动是无法自控的，我曾经一度以为我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心动，但是季辰好像是一个例外。

想得太入神，讲台上的人喊了我两声都没有听见，最后还是室友撞了撞我的胳膊，我猛然回过神：「到！」

周围响起一阵笑声，季辰的脸沉了又沉，他面无表情扫视了一圈周围，冷声：「其他人自习，林好到我办公室来。」

我收拾好书，老老实实地跟着去了办公室。

谁知道前脚踏进办公室，后脚季辰旋身关上了门，他把我抵在门板上，右手撑着门板，左手扣住我的腰。

我愣了两秒没反应过来，季辰就顺势压下了唇，一点也不含糊，直到我气喘吁吁推开他的身子，他幽怨地看了我一眼，小声道：「小没良心的，真就一走了之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。」

我本来是来打算挨骂的，这一下给我整不会了。

思索两秒，我问出了隔了半个月来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问题：「你腰好了吗？」

季辰本来站着没动，后来肩膀一怂一怂的，最后笑出了声。

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，我关心他的伤好了没这不正常吗？但是这厮一脸不怀好意的笑，又联想到那天晚上在别墅的匆忙逃跑，我又羞又恼，抬脚就想踹他。

季辰眼疾手快长腿一压，我的腿在半空中被他拦截了下来，他懒懒地挑起了眉，凑过来又舔了一下我的嘴唇，笑道：「好了。」

好了就好了.....你笑那么骚做什么？

我想骂，又突然觉得现在这个姿势实在不怎么合适，斟酌了一会儿：「要不然.....你先把放开？」

季辰黑眸漾着水光，就在我以为他松动的那一刻，嘴里吐出两个字：「我不。」

.....

他突然拦腰抱起我，失重的一瞬间，我下意识的勾住他的脖子。

季辰坐在沙发上，又把我翻了个身用脑袋抵住我的背，闷闷道：「小林子，我好想你。无时无刻，像发疯一样的想。」

内心像被羽毛轻轻撩了一下，柔软得一塌糊涂。

我沉默良久，终于在心底接受了这个事实。

我喜欢季辰。

「季辰。」我叫他的名字。

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叫他名字，他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：

「嗯？」

我叹了一口气：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他妈的.....好像喜欢上你了。」

好像莫名其妙的，我跟季辰就在一起了。

室友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，因为他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刚好去洗头了。

「林子，电话响了。」

我刚抹上洗发水，顺口问道：「谁呀？」

「教授？」

「你帮我接一下，说我在洗头。」脑子一下没转过来，我下意识地让她接。

三秒后，我意识到了问题，一把撩起头发从洗手台冲进寝室，室友已经按开免提，手机里那人依旧是熟悉的慵懒调调：「小林子，你过来了吗？」

整个寝室鸦雀无声，她们转头看我，眼神带着十足的探究，我硬着头皮接过电话，嗯了一声，火速挂了。

「教授的声音？季教授？？？」

「林子，为了一个学分而已，没必要没必要啊！」

「什么时候开始的！？到哪一步了？？」

微信消息响起，季辰发来了一个问号，我嘴角狠狠抽了抽。

这厮真是会挑时间，最后在室友的威胁下，我交代了徐远绑架我并且被季辰救出的事。

「我早说徐远不是个东西，没想到他居然真的不是！」

「教授也太牛逼了吧！两只手都剁了！瞧瞧这气场！啧啧，教授还有朋友吗？介绍一个给我呗～」我翻了个白眼，不再理会她们的鬼哭狼嚎，洗完头发换了身衣服就打算出门。

「今晚回来吗？」室友笑的一脸不怀好意。

我红了一下耳根子：「嗯.....不回。」

回是回不来的，季辰那厮是不会放我回来的。

季辰派了人来接我，是那个保镖，他递给我两个盒子，我皱眉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林小姐，这是老板的意思。」

我日，情趣内衣？

还他妈两套？季辰还有这癖好？

一脸嫌弃地打开盒子，才发现里面是一双高跟鞋，鞋身闪着细钻，在车内灯光的照耀下让人有些移不开眼。

我又打开另一个盒子，是一件晚礼服。

香槟色的，精致又优雅。

车内升起一个隔板，保镖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：「林小姐，委屈您在车上把这些换好。」

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终于在一老宅前停下。

我迷茫地睁开眼，车门打开，外面伸出一双修长白皙的手，季辰的脸出现在了车门外，他扬着眉：「差点迟到了，我的小林子。」

宅子装修的可谓是相当财大气粗，那上面的水晶吊灯，照得屋内是蓬荜生辉，亮如白昼！

我偏头跟季辰咬耳朵：「这得多有钱啊！光这灯都得好多个零吧！」

季辰转头：「小林子要是喜欢，以后我们家也装成这样？」

我伸手轻轻捏了一下他手背上的肉：「败家玩意儿。」

他挑眉，眼里是快要溢出来的笑意。

「小林子，今晚，有一场好戏看。」

季辰抬起头，看着从二楼缓缓而下的两个人影，嘲讽地勾起了嘴角。

一男一女，男的年纪似乎大了些，腿脚不便，拄着拐杖，女的妆容精致，穿着浅绿色的修身旗袍。

我眨了眨眼，这不是那天去季辰家里看他的那个妇人吗？

妇人安置好男人后，走上小台子讲话，她面带笑意，模样温婉动人：「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音音的生日会……」

我恍然大悟，当时好像是说要办什么生日会，季辰还说一定会出席来着。

我偏头：「这种生日会，你来干嘛？祝福吗？」

他要是笑着说是，我一定打烂他的头。

季辰看了我一下，伸手捏了捏我的脸：「小林子，好戏开场了。」

聚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寿星是一个小男孩，大概 6 岁左右的样子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挺讨喜的，但是我喜欢不起来，或许是因为季辰的原因。

小男孩叫季晓音，是季辰同父异母的弟弟。

他跑到季辰旁边，把手里的蛋糕递给他，奶声奶气的：「哥哥，谢谢你今天回来给音音过生日！」

季辰蹲下身子接过他手里的蛋糕，然后抱起他：「那，音音想要哥哥送的生日礼物？」

小男孩眼里闪着兴奋的光：「音音想！」

季辰勾起唇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他朝保镖那边点了点头，全场灯光突然熄灭，两秒后，唯一的一束光打向了门口，所有人以为这是什么特殊环节，都屏息等待着，直到门口走进来一个男人。

男人虽然已是中年，可眉目间依稀有年轻时的几分风华，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有些姿色。

他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，所有人都懵逼着，不知道这是谁又是来干什么的。

季辰轻笑，他刮了刮季晓音的鼻尖轻声道：「音音，叫爸爸。」

人群安静了几秒，一片哗然。

众所周知，季老是老来得子，把这位季小爷宠得无法无天，他想去摘这天上的星星，季老也会想方设法去给他取来。

现在居然被曝出，这不是他的儿子？

我抬眼看向顾美琴，她惨白着一张脸，神色凝重。

季辰抱着音音，嘴角上扬的越来越嚣张：「顾姨，这是我送给音音，也是送给你的礼物，怎么？你不开心吗？」

顾美琴站起身，怒目相视：「季辰，你别胡说八道，这人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！我待你不薄，从你妈死后一丝一毫没有亏待过你！可你呢？这就是你的报恩吗？」

季辰的脸沉了沉：「你还有脸提我妈？要不是因为我撞破了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奸情，我妈也不会死！」

他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我心疼地拽住季辰的胳膊，轻轻捏了捏，季辰闭上眼，又笑了起来「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，做一个亲子鉴定不就行了吗？」

顾美琴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她「扑通」一声跪坐在季老爷子旁边，掩面痛哭，大抵内容就是认错，自己糊涂被这男人骗了，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动过心。

我听后深深作呕，上一秒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清白，下一秒就开始为自己开脱。

来的人大多都是与季家有生意往来的伙伴，这种家门丑事被曝光在众人眼前，季老的脸色很不好看。

他沉着脸：「季辰，到此为止。」

季辰放开音音，双手抱胸扬起下巴：「顾美琴三番四次雇人杀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她到此为止呢？」

我听得又是一阵头皮发麻，所以医院，车祸，都是人为的？我说季辰这样的人怎么会出车祸，又怎么会因为救人而进了医院呢。

顾美琴站起身，手指着季辰，气得发抖：「你今天来就是砸场子的是不是？！」

季辰懒懒地挑起眉，看都不看她一眼：「是啊，那又怎样？」

周围涌上来一堆穿着黑衣服的人，他们把宅子围了起来，大厅里有人开始尖叫，季辰轻笑一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长腿交叠着，姿态慵懒随意。

他伸手轻拽了一下我的手腕，我退后两步坐在他身边，他垂眸撩起我的头发把玩，声音冰冷：「今天来是请诸位见证一下，季家是怎样一个肮脏又令人作呕的地方。」

季辰一字一句说得毫无起伏，他平静地叙述着那些过往，父亲的背叛，母亲的死，以及自己一次一次从死神手下捡回来的命，只有我知道，他的手在微微发颤。

季老闭上眼，拄着拐杖的手止不住地颤。

说完以后，大厅内一阵安静，所有人下意识地靠向了季辰这边，季老那边瞬间空旷出了不少地方。

顾美琴站起身尖声道：「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！」

季辰舔了舔唇，笑：「顾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音音不是你的孩子？」

「什么？」宛如一道晴天霹雳，顾美琴眼前发黑，后退一步重重的坐在楼梯上：「你说.....什么？」

季辰还在笑，只是这笑宛如蛇蝎。

「哦，音音其实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偷情的时候，你的情人也在偷情呢～」

「你的孩子一生出来就死了，不过他们用了一招狸猫换太子，把你的死婴，换成了他们的儿子。」

「顾美琴，帮别人养儿子的滋味如何呀？」

顾美琴垂下眼睛，死死盯着门口那个男人，男人一言不发地垂着头，她的头脑一阵发黑，就要晕过去了。

季辰站起身，两步就走了过去，他伸手拽住顾美琴的头发，使劲往后扯着，迫使她仰着头看他。

「我知道你恨不得杀了我。」季辰轻笑，凑近了她的脸在她耳边低语了什么，几秒后，顾美琴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她尖叫着季辰的名字，带着深深的恨意，声音穿透耳膜，难听至极。

我皱眉掏了掏耳朵，季辰走过来伸手堵住了我的耳朵，他的手掌温热，带着点点茧，居然真的好像挡住了那声穿透耳膜的尖叫，他牵过我的手：「小林子，我们回去吧。」

楼梯上的顾美琴像疯了一样不停地抓自己的头发，扣自己的喉咙，整得像个精神病似的，我看着季辰面无表情的脸忍了又忍，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声。

一路上季辰一言不发，只抿紧唇看着窗外，他眼神漆黑却又有些空洞，看起来有点渗人。

我握紧了他的手，轻轻拍了拍，过了良久，他低低笑了一声，反手包裹住我的整个手。

「小林子，你今天真好看。」

我轻轻嗯了一声，靠在他肩上：「季辰，你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」

「是吗？怎么陪？」他不怀好意地眯起眼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，故意坏笑了一声：「用身体陪吗？」

我抿了抿唇，伸手抱住他的脖颈：「季辰，那些软弱跟眼泪你都可以让我看见，我希望我是你的特别。」

保镖非常懂事地升起了车内的隔板，季辰顿了良久，终于缓缓伸手抱住了我的腰，他的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，微微有些疼。

「林好。」他的嗓音有一点点喑哑：「我只有你了。」

晚礼服是露背的设计，所以当季辰落泪的时候，我几乎是瞬间就知道了。

泪是温热的，我红了眼睛。

回到别墅的时候，已经晚上 11 点了。

宴会上并没有吃什么东西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季辰挑眉看我，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肚子。

他脱掉西服，卷起了衬衫的袖子，一边走向厨房一边问我：「面吃不吃？」

「你还会煮面？」

他懒懒一笑：「堪比五星级大厨。」

季辰的手艺还不错，我吃了两碗还想吃，但是迫于肚子已经装不下，我念念不舍地放下碗。

季辰有些好笑地看着我：「你说我们家以后是不是就靠你发家致富了？」

我一脸问号。

季辰：「毕竟养猪能致富。」

.....算了，我今天先放过他。

「小林子，一起洗澡吗？」他眨了眨眼，笑得一脸暧昧。

我捂紧了胸口：「不，我拒绝。」

季辰倒是没有强求，潇洒地上楼去了。

季辰洗澡，我就百无聊赖地随手按开电视，电视上正播着新闻。

我们走后，季老被气出了心脏病，送往了安城最好的医院，而顾美琴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带走了，场面一片混乱，原本富丽堂皇的大厅一片狼藉。

镜头的最后，拍到了季晓音。

他一个人站在沙发边上，满脸的茫然和无措。

上一辈的恩怨到底为什么要牵扯到这些后辈呢？

我按了按太阳穴，这孩子失去了季家这样的靠山，从天堂到地狱，今后一个人的日子又该怎么活下去。

眼睛被一双修长的手给挡住，我失笑，往后靠了点伸手勾到了季辰的脖子：「干嘛呀？」

他不悦地关掉电视，走到落地窗旁一言不发。

我倒了杯红酒走过去，讨好地递给他：「我也没想到一打开电视就是这个新闻，你别生气了。」

季辰没有接我的杯子。

「你是不是觉得，那小孩很可怜？」他拧了拧眉，眼底有些寒意。

我叹息一声，伸手抱住他精瘦的腰：「是挺可怜的，但那也没办法，这六年本来就不属于他，不是吗？」

季辰稍稍缓了语气：「那我呢？你觉得我过分吗？」

我摇头：「季辰，那都是她们的因果定数，她们造的因，也自然由她们自己食恶果。」

沉默了良久，他轻轻地推开我，示意我看向院子里那片薰衣草花海，轻声道：「这是我妈最喜欢的花。」

我握紧了他的手，打算做一个懂事的听众。

「那个人.....曾经说过，等以后有钱了，要买一个大院子，在里面种上满园的薰衣草，那是补给我妈的生日礼物。」

「好像在我记忆里，我妈很少过生日，我们家那时真的很穷，甚至有吃不上饭的时候，我8岁那年，家里为了还债一分钱都没有，年三十，别人都在家欢欢喜喜的过年，吃大鱼大肉，我们一家人围在火旁边就着热水吃馒头。」

「那馒头还是我妈早上帮别人卖早餐，别人给的。」

「小林子，那是对我来说屈指可数的温暖。」

「那个人后来有了大园子，但是我妈没有见到过一株薰衣草，小林子你知道吗？我妈最后死的时候，都没有闭上眼睛你知道吗？你说她是不是在怪我？怪我害死了她。」

「如果我那天没有回来，我就不会看见那一幕，我妈也不会为了保护我.....小林子，你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总是恶人能够活下来？我妈辛苦善良了一辈子，最后落了个死不瞑目的下场。」

「顾美琴和那个人做了这么多恶，却偏偏过的好好的，你说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好人都要去死，而恶人可以活得心安理得？」

季辰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说到最后额角的青筋都爆了出来，我逼回了眼里的泪，双手捧起他的脸，对上他的视线。

「季辰，季辰你看着我，她们一定会受到该受的惩罚，你妈妈辛苦一辈子为了谁？不就是为了你吗？你很出息了呀，你帮她报仇了！你把害她的那个人弄进了监狱，她就算在天上，也会很开心的。」

季辰睁着眼有些无措，眼里慢慢起了雾，他的声音逐渐变小，最后变成了一阵呜咽：「最后我报了仇，她也不会回来了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」

季辰颓然地坐在地上，整个人显得寂寥而孤单。

卸掉了伪装以后的季辰，也只是一个会委屈会难过会哭的普通人，我心疼地捧住他的脑袋，我还以为他无所不能呢，原来这样的人，也会有这么脆弱的一面。

还好，是被我看到的，还好，是在我眼前。

我蹲下身子，深深地拥住他的脖子。

「季辰，我会陪着你的，小林子会陪着你的。」

怀里的人静默良久，情绪渐渐稳了下来，季辰的唇泛着淡淡的冷光，看起来很有食欲，我低头试探性的舔了舔他的唇。

他眸光流转，眼波勾人：「小林子，学分我给你满分，你跟我结婚，好不好？」

反应迟钝如我，几秒后才意识到这厮在求婚？

我果断地伸手朝他脸上呼过去，他眼疾手快地握住我的手，有些委屈巴巴的：「小林子，你就这么想要你老公毁容？」

我没好气道：「教授，学分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！我不是那种人！」

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，挑高了眉：「外加一栋别墅。」

我眨了眨眼，他凑近我的耳朵，亲了我一口，酥酥麻麻的：「聘礼。」

我马上站起身铺好床乖巧的跪在床边：「老佛爷，伺候您是小的三辈子修来的福气。」

季辰装模作样的应了一声：「那就，侍寝吧。」

「喳！」

「对了季辰，你在顾阿.....耳边说了什么？她那么大反应。」我有些疑惑。

季辰轻描淡写瞥了一眼电视：「她吃的保健品早就被我换成避孕药了。」

我咽了咽口水，这厮真的杀人诛心，不过那顾美琴也是罪有应得。

他的眼神追了过来：「还不去洗澡，准备跟我双人浴吗？」

我跑进浴室。

在浴室磨蹭了半天，镜子里的女生细腰长腿，长得还不错嘛。

我不禁为自己鼓起了掌，难怪季辰那厮喜欢我，看来我长得很好看嘛。

玻璃门外传来季辰的声音：「小林子，你不出来是打算让我进去请你嘛？」

「马上出来。」我应道。

环顾四周，并没有我换洗的衣服，我喊了一声：「季辰，你给我弄件睡衣来穿。」

两分钟后，我看着身上的真丝连衣裙陷入沉思。

连衣裙是黑色的，紧身的设计包裹得身材凹凸有致，吊带更衬的锁骨明显，腰身臀部的线条分明。

我翻了个白眼，考虑等会要不要给外面那狗男人一拳，男人适时的发问：「穿个衣服也要穿半天？」

我叹了一口气，套上浴袍打开门。

季辰长身玉立斜倚在门口，微挑了一下眉：「我选的衣服不好看？」

我微笑着：「教授选的衣服太过火辣，我建议您还是别看了，不然容易流鼻血。」

他挑眉：「一马平川，有什么好流的？」

我瞪了他一眼：「你才一马平川，我全身上下都是料！」

说完，走向沙发。

身后的人啧了一声，大手一扯，浴袍顺势而落，我转身，下意识地捂住胸口。

男人的眼神逐渐变得幽深，他舔了舔唇，眯起了桃花眼：「唔，想不到我也会看走眼。」

他大步走过来，拦腰抱起我扔进了柔软的被褥里，然后解开浴袍，露出了线条分明的腹肌，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手指轻巧地解开了我身上的内衣扣子。

我呆若木鸡，两秒后，我抓住了季辰那双不安分的手。

他满脸疑惑，我抿了抿唇：「季辰.....我来姨妈了。」

画面仿佛被定格了一般，良久，男人的嘴角抽了抽，咬牙切齿地爆了句粗：「操！」

他最终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搂紧了我：「你啊，我拿你怎么办才好！」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男人已经穿戴完毕，他神清气爽的打着领带，我累得只掀开一层眼皮：「干嘛去？」

「学校今天有个讲座，我得去。」

我又闭上眼：「那你早去早回。」

季辰嗯了一声，又亲了亲我的额头，去了。

我又睡了过去，然后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，刚接电话，就听见了室友的尖叫，带着疯狂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林子！！你男人公开向你表白了啊啊啊啊啊啊。」

？？？

我坐起身，脑子一片迷茫，我男人？季辰？公开表白？

「怎么回事？」还没等我说完，电话又挂了，微信传来了一个视频，室友疯狂给我打感叹号——你男人太帅了！！！

点开视频，是一个校园讲座，有好多人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还来了一些媒体。

季辰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，那模样真有几许正人君子的味道，但是一想到他昨晚在床上的下流模样，我

抖了抖身子。

衣冠禽兽，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吧。

讲座结束，有一个小互动，就是学生提问，教授回答。

10 个里面 8 个都是问季辰的，季辰微微笑着，一一做答，最后一个女生，站起来鼓足了半天的勇气红着脸问道：「教授，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？」

季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：「可以。」

「你.....有女朋友吗？」话一出，全场鸦雀无声。

季辰静默了片刻：「没有。」

我的心咯噔一下。

下一秒，他往后靠了靠身子，寻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后，他慵懒地勾起唇：「但是我有未婚妻。」

女生似乎不太相信，继续追问：「是.....是我们学校的吗？」

季辰挑起了眉：「我未婚妻比较低调，她不太想让别人知道。」

「不过。」他顿了顿，扬眉，笑的极媚：「我高调，我想让我们知道她是谁。」

「我的未婚妻，林好。」

此话一出，全场沸腾。

隔着手机屏幕，我都觉得我的脸有些发烫。

这厮还真是.....高调做事啊。

「林好，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我们把证领了吧。」他俯下身，低声在我耳边说道。

我手一紧，指甲都深深嵌进了他的肉里。

「明天吧，我查了天气预报，晴空万里，是个领证的日子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抚摸着季辰有些湿润的眼角。

这条路，他再也不用一个人了，会有一个人陪着他。

岁岁年年，慢慢亦漫漫。

【番外】

在季晓音的记忆里，很少见到季辰回来过。

这次生日，听说他会回来，心里还挺激动的。

他真的很少看到季辰，但是他知道，自己有一个哥哥，而且还挺牛。

他从小受着太多人的宠长大，但是这个哥哥，似乎不喜欢自己，偶尔回来连个正眼也不给他。

季晓音觉得挺失败的。

这次生日听到他要来，他高兴了几宿，但是母亲似乎不怎么开心，她皱着眉语重心长的告诉自己：「你跟他走远一点，他心思太多太毒太阴，哪天给你害了你都不知道。」

季晓音眨着眼睛：「哥为什么要害我？」

「啧，你当季家这么大家产他不惦记呢？」

说实话，季辰是真的不惦记。

不过他虽然不惦记，顾美琴却不这么想，几次想置季辰于死地。

住院那次季辰就觉得挺蹊跷的，他不是个爱多管闲事的人，偏偏那个被欺负的女生叫了他季教授，季辰本着雷锋精神，硬着头皮救了，谁知道那群人也忒猛了，根本不像是普通的打劫，一个个面露凶相，招招狠戾，更像是来杀他的。

他留了个心眼，派人去查，一查发现果然有文章，学校根本没有这个女生，那些人就是冲他来的。

他咬牙：「继续查。」

最后查到了，这背后的人居然是顾美琴。

季辰直接就杀回了家，却被季老拦住了，他说顾美琴不在家，季辰看了一眼二楼紧闭的门，笑了笑没说话。

季老破天荒地请季辰喝了一盏茶，这盏茶可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
公路上弯有些多，季辰心里闷了一口气，开得有些快，等他意识到的时候，车速还在不断上飙，他有些失神，去踩油门才发现刹车失灵了。

他几乎是瞬间就意识到了问题，合着这两人做局来杀他呢。

他气极反笑，想到前面有个2米多深的坑，果断把方向盘打了过去。

车身撞开护栏，稍微缓解了一下冲击，再狠狠撞上树，车头被撞得稀巴烂。因为惯性，季辰整个人飞了出去，又被安全带扯了回来，他好像清晰地感觉到了脊椎骨裂，自己也因为受到重创而晕了过去。

如果没有林好，他或许就死在了那里了吧。

逆来顺受可不是季辰的风格，身体恢复以后，他马上调查了顾美琴，这一查可不得了，不仅查出了她有个情夫，还查出季晓音不是她的儿子。

季辰看着手里的DNA检测结果勾出了一个冷冷的笑。

顾美琴年纪大了后，就每天需要吃保健品，而那些保健品，都让季辰在背后换成了避孕药，医院的医生也经过专门的打点，所以顾美琴怎么查都不会有问题。

季辰在生日会上这一出好戏，送顾美琴进了监狱，季老进了医院，大仇得报，按道理来说，季辰应该是高兴的，可是季辰并不那么开心。

他看到季晓音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医院走廊，他心底堵了一口气，不上不下的，难受极了。

季晓音看到他，跑过来：「哥！」

季辰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「别叫我哥。」

季晓音眼圈发红，委屈极了。

季辰抬眼：「有事就说。」

季晓音擦了擦眼泪：「我妈妈，是不要我了嘛？」

季辰闭了闭眼，他头疼地揉了揉眉心，该怎么跟这个小屁孩解释，顾美琴不是他亲妈？

季晓音又说：「还有一些人跟我说，以后我就不是季家的少爷了，为什么呢？」

季辰睁开眼，眯了眯：「谁跟你说的？」

季晓音缩着脑袋，声音小小的：「家里那些人。」

季辰的眉头拧在了一起，他季家的事，什么时候那些下人也可以评头论足了？

季辰垂眸看了一眼站得乖巧的小屁孩，心里没由来的烦躁：

「你.....你没事别烦我。」

季晓音听话地点头，转身朝季老的病房去。

季辰站着沉默了良久，最后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开车杀回了老宅。

他来势汹汹，下人们都不敢作声，胆小的腿已经开始抖了。

大少爷的脾气不好，她们都知道的。

季辰跷着腿，懒懒地靠在沙发上，慢条斯理地吹着手上刚泡好的茶：「什么位置做什么事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需要我教是吗？」

下人们战战兢兢地跪了一片，季辰笑着挑眉，吐出的话却带着十足的威胁：「以后，你们谁再在那小屁孩面前胡说些什么，我不介意拔了她的舌头。」

季老醒的时候，病房里安安静静的，只有季晓音一个人。

他趴在床边睡着了，脸上还挂着泪痕。

他低低地叹了一口气，望向天花板。

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是这孩子是他养大的，这孩子又懂事又乖巧，跟她妈完全不是一个模子里的，他以前还想过，这孩子是不是随年轻时候的他，谁知道都不是亲生的。

季老的眼角滑落了一滴泪，想不到最后陪着他的，居然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。

到底是失败啊，他苦笑。

总归是有些感情在里面，季老认他做了养子，并留了一半财产给她，另外一半给了季辰。

季老请了一个律师，他给了律师一大笔钱，抚养季晓音长大，并在他成年后，把那一半财产过继给他。做完这些，季老就死了，死得悄无声息，音音上个厕所回来的功夫，老爷子已经安详平稳地去了。

葬礼上，季辰本来不打算来的，被林好强硬拉过来的。

季晓音站在最前面，眼泪汹涌，无声无息。

季辰的眉皱得紧紧的，临走时，他转身折回墓地，递给季晓音一个手机号码，语气生硬：「没事别找我。」

季晓音第一次打季辰的电话，季辰正在努力的耕耘，被电话打断的他极其不耐烦，语气很冲：「谁？」

季晓音带着哭腔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：「哥.....我好疼。」

季辰慢慢直起身子，皱眉：「你在哪儿？」

「学校外面的巷子口。」

季辰做梦也没想到，校园暴力这种事会发生在他弟弟身上，他和林好赶过去的时候，季晓音躺在地上，缩着身子小小一团。

季辰的眉头皱得紧紧的，他把季辰送去了医院，医院说没什么大事，都是皮外伤。

但是季辰还是快气爆炸了。

他的弟弟，也能被别人打？

季晓音睡了两天醒过来，林好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，行凶者是三年级的学生，不知道从哪里听说音音很有钱，想借点钱花花，音音没有，他们就打他。

最后他们又看上了音音脖子上的项链，项链是季老留的，音音自然不肯给，于是他们狠狠揍了他一顿，抢走了项链。

林好回头看了一眼季辰，问道：「怎么说？你去我去？」

季辰抱着手臂扬了扬眉：「小学三年级.....有辱斯文。」

林好兴奋地摩拳擦掌：「好的，爹去。」

最后还是季辰去的，他找了一堆初一的，把那群三年级的打得屁股开花，他在一边看戏，拿回了项链，并且警告了他们：季晓音上面是有人的。

那群小屁孩吓得屁滚尿流，保证再也不会欺负他了。

季辰笑得和煦：「欺负别人也不行哦。」

把项链还给季晓音的时候，他看季辰的眼里简直闪着光：

「哥，谢谢你。」

季辰不在意地摆手，季晓音站起身一把抱住季辰的大腿，还蹭了蹭：「哥，你是我的大英雄！」

季辰僵着身子，憋了半天：「手拿开！小兔崽子你往哪儿蹭呢！」

林好在一边笑得合不拢嘴。

季辰头疼地看着某个小屁孩，一脸崇拜的看着自己，眯了眯眼。

其实有个弟弟，也还不错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